

# 唐太宗慧眼识马周,平民英才“三级跳”



唐太宗

史上最强大帝王唐太宗曾经缔造了史上最强大帝国,这与他知人善用有很大的关系。出身贫寒的马周,从一个四处碰壁的打工青年,一步步成长为大唐的宰相,与唐太宗的赏识完全分不开。当然为了感念知遇之恩,马周也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奏章,要给后人留一个没有过错的唐太宗。



唐太宗赏识马周,对他委以重任

贞观年间有一位官至宰相的良臣,名叫马周,出身贫寒,父母双亡。但是这个苦命的孩子并没有因此沉沦,反而刻苦读书,把儒家经典熟记于心,揣摩领悟,颇有所得。乡里人看他不能挣钱,嘲笑他,他全然不以为意。好不容易混了个教书匠,却因不合志向,常常喝酒,屡屡受到校长的训斥,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他在外四处碰壁,备受刺激,于是干脆奔向人才最多的首都长安去了。在长安这个大世界里,像马周这种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多是,根本没人拿他当回事。

中国自古就有“求贤”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齐桓公想富国强兵,请教管子怎样才能网罗天下英才。管子回答道:“对英才要礼敬褒奖,优待而不相欺。怎么个优待法呢?值五的给六,值九的给十,不可斤斤计较。”做领导最忌讳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傲慢待人,对人才像对商品一样锱铢必较,值一块的非得讲成九毛九不可。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从人格到智慧,而待遇往往是尊重与否的表现。英才和凡人的区别,在于凡人没有很大的抱负,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而英才常常心高气傲,不容易驾驭。管子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劝齐桓公出手要大方,从优养士,让他感到温暖,人格上尊重,事业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怀,则天下英才无不向往而来,精忠报国。

所以用人不要多,而要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唐太宗是吝啬到家,又大方出奇。怎么个吝啬法呢?他刚登基,让房玄龄组建朝廷,特地吩咐“官不必备,惟其人”。也就

## 打杂的马周,在唐太宗眼里是难得的天才

可是,他运气来了,在禁卫将军常何家里找到一份差事。常何是个粗人,能带兵,不能读书,见到马周会写文章,另眼相看,留在身边处理那些叫他头疼的文件。找到这份工作,马周应该知足了。可不承想他好运连连,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都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对于常何来说,写文章比杀他还难受,所以这类事情全都推给了马周去做。马周认为天下平定之后,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文

德治国,培育全社会讲诚信忠义的正气,所以他非常留心朝政。这次上书,马周因为有所准备,所以一口气写了二十多条建议。常何看不大懂,但是他觉得奏章写得那么长,肯定够分量,便递上去交差了事。

唐太宗把满朝文武的奏章都仔细阅读了。读到常何的奏章,唐太宗简直惊呆了,难道自己看错人了,这粗人什么时候变成政治高人?还能引经据典,写四六骈文,太神奇了。唐太宗马上派人传唤常何过来,常何纳闷,大大咧咧地奔

了进来。唐太宗一看,常何还是那个常何,那奏章的事是怎么回事呢?常何一听皇上就为这丁点事召他,放下下心来,满不在乎地回答道:“这东西是我家打杂的马周写的。”什么打杂的,明明是个人才,唐太宗没再跟他解释,而是让他马上去请马周。马周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常何看不懂了,怎么请个下人耍动如此排场,皇上今儿怎么啦?

常何当然不懂了,人才难得,求都求不来,见到可以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大腕,唐太宗能不急吗?

## 感念知遇之恩,马周烧奏章为唐太宗留美名

是官不必多,不求齐备,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就这个原则,唐太宗从《诗经》《尚书》一直引用到孔子,乃至《史记》,叮嘱再三,甚至说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腋下的白毛最为珍贵,比千张羊皮都贵。房玄龄深知唐太宗的心思,他组建的朝廷宁缺毋滥,减到不能再减,总共只有643人。

怎么个大方呢?就说马周,一个禁卫将军家里的帮手,唐太宗隆重接见,迎接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席深谈,如获至宝,马上提拔,让马周到宰相府上班。一个没有科考出身的贫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当差,够大方,够有气魄吧?

经过在宰相府三年的历练,唐太宗任命马周为监察官,委以重任。马周还有点“不识时务”,被提拔后,他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先监察起唐太宗来,上表批评道:

- 1.太上皇住在城外,宫室狭小,太子却住在城内中央之地,不足以示天下以大孝。
- 2.分封宗室,宠爱皇子,要是子孙不肖,怎么办?应该磨炼他们。

陛下提拔戏子、马夫当官,违背了用人的原则。琴弹得好,马喂得壮,可以给他们赏钱,却不能赏官。

一口气数落了五大条,唐太宗没生气,反而觉得马周讲得对,不久再提拔他。马周一路升官,一路上表直陈,指出朝政弊端。哪怕到了大家都认为歌舞升平的贞观十一年,马周再次上表,问唐太宗:为什么刚建立唐朝的时候,大家吃不饱,粮价很高,可百姓没有怨言;现在年年丰收,物价低廉,大家吃饱了,却有很多意见,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这是因为我们建了许多和民生无关的工程,收了很多税。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苦乐。如果老百姓负担沉重,朝廷还兴役不断,一旦有内忧外患,就会发生不测的变故。

这是盛世的警钟啊!唐太宗再次把马周的批评当作天籁之音,让他负起更重要的职务,一提再提,马周就成为宰相了。唐太宗对人说:“我和马周,一时半会儿不见,

就想念他。”这对君臣一路相伴,可惜后来马周患了“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加上不惜身体日夜操劳,才四十八岁就倒下了。病重时,马周把他写的奏章找出来,亲手烧掉,说道:“管子、晏子留下文字,显出君主的过失,我不做这种事情。”马周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唐太宗。要不是唐太宗留下马周的表文,我们哪能知道他们君臣之间的高风亮节?真真正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人们可能会说马周有命数,生逢明君。如果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情都用命来解释,那马周显然命好。可是,仔细想想,一个人的命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创造。唐太宗是不世出的英雄,统率百万雄师,阅人无数,如果马周不是有过人的真本事,能被看上吗?君臣相知相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为唐太宗,如果不是为国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就不会当真去批阅所有的奏章,也就发现不了马周这位难得的人才。他们两个人走到一块,所谓的命数说穿了就是一片公心情怀所致。

——韩昇《唐太宗治国风云录》

# 密林的夜: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大自然的美既有密林深处那些夜晚才幽幽盛开的野花,也有让人害怕的“狩猎者”。夜,因为光线不足而显得神秘,总让人觉得有许多可爱的东西躲在黑暗中不肯轻易出现。一起来看看这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我沿着小路向下走去,从小小的山地派出所旁经过。往常这里总是灯火通明,今晚却黑漆漆的,门窗紧闭。这派出所的主管陈先生,刚于几天前车祸身亡。他不过五十来岁,是位了不起的猎人。他对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我们偶尔在森林的小径上相遇,总是聊个没完。

这位山地警察的左手只有三根手指,我称他为“八指局长”。他失去的左拇指和食指,还是他自己不得已剃掉的。有一次他设的陷阱逮到了一只果子狸,当他伸手去取,手快触到猎物时,突然觉得左拇指与食指中节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然后他看见一条大雨伞节蛇缩回了草丛去。他看了看蛇,又瞧了瞧手,知道被蛇咬了,也知道如果不及及时处理,必会毒发死在回家的半途中,而且被那么大的雨伞节咬伤,是绝对无法支持走到山下求医的。于是他毅然拔出身上的开山刀,伸出被咬伤的指头,以树干为砧板,刀起指落,从此他就成了“八指局长”。在手愈之后,他回到了落指的地方,花了好几天的工夫,找到那条大雨伞节,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将仇敌吃掉。

我想,他的灵魂今夜也必定回到这森林了吧!像他这样的人,只有森林才能使他快乐。走过灯火全熄的派出所,我沿着森林小径前

行,要到森林中的一个废弃蓄水池去。那里平常没有什么水,只有池底的腐叶保持湿湿的,但在雷雨过后,那里会积水,然后会有一些蛙类来此举行结婚大典。像现在,我离水池还有一两百米,但已听见许多不同种类的蛙在那里热烈地鸣叫,叫得让我也升起一股兴奋的情绪。从声音中,我听出有日本树蛙、莫氏树蛙、小雨蛙、艾氏树蛙。

一走近池子,我的手电筒就照见了两条赤尾鲇在池子里一动也不动地摆好捕食的姿势。手电筒的强光惊动了赤尾鲇,它们在池底拼命滑动想离开池子,但七八十厘米高的池壁阻挡了退路。

我跃上池壁,蹲在那里朝着池中拍照,正按着快门,却感觉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碰我的雨鞋。我将灯束移向脚下,看见自己正踩着许多攀爬上池壁上的藤蔓。搜寻了许久,才发现脚底的藤蔓间有一条赤尾鲇被踩住,它正奋力挣扎,扭动的上半身一阵一阵触碰我的雨鞋,我赶紧松开脚,它一翻身滑入墙外的密草间。这时我才警觉,先前受到池子里两条目标明显的赤尾鲇所吸引,而忽略了其他停在周围的蛇。于是开始沿着四周仔细观察,最后竟然找到了十一条大小不一的赤尾鲇,在我刚刚蹲着拍照的脚边,就有三条静静地盘在藤蔓间。

幸好我穿着长筒雨鞋,即使受到攻击也不会有丝毫伤害。

原以为十一条蛇就是全部了,但在我转到池子另一边时,竟然有两条赤尾鲇悬在我额头上方,吓得我倒抽一口凉气……我轻悄悄地退离了小池子。

我继续前行,虫声、蛙声伴着水声交鸣,空气清新湿凉,混着野姜花的香气,沁人心脾。走在这样幽深的溪谷小径,真有走向通往上层境界的感觉,心中萌生一股孤独的愉悦。突然,我看见一束灯光自前面小径弯处,照向溪边的树上,我立刻熄去灯光注视。会是什么人在这夜晚的深山里活动?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光源,看见一位戴着头灯、手握捕虫网的外国人,最后我终于认出他是来扁扁地区研究蛾类的昆虫学家巴布。

我偶尔会在森林中遇见巴布,但在夜里,今晚可是第一次。认出是巴布,我远远地就呼叫他,免得他被忽然出现吓一跳。我们在小径上快乐地打招呼,彼此也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今夜森林里唯一的人类而欢喜。聊了约莫半个小时,道别巴布,我继续往上游行去,从一道小水泥桥越溪回到森林的这一边,看见许多黄蝶在草径上静如草叶般地过夜。我可以随意变换角度,靠得近地去拍它们。若是在白天,我只能远远地看它们在铁刀木树梢成群闪电



般快速地追逐穿飞。

林木变疏了,小径慢慢宽了。我关掉探照灯,看见满天的星斗亮如钻石,光线从树隙间穿落下来,与疏林里流动的萤火虫光点相互辉映,形成一片神秘又美妙的奇幻世界。地面也有些许萤光,我知道这是萤火虫的幼虫。它们在潮湿地面寻觅着猎物,有些静止不动正在进食。我拿出小手电筒,看见模样丑陋的黑色幼虫正伸头到一只小蜗牛的壳里,吸食它的体液。这怪模怪样又贪食的虫子,实在令人很难将其与可爱的萤火虫联想成一种生物。大自然无限的创造力不只表现在生物的长相上,也展现在生物间的相互关系上,奥妙的生存攻防,巧妙的食物链……互相竞争又彼此帮忙……

走出疏林,迎接我的是满天灿烂的星光,以及满苗圃园里响亮交织的虫声蛙鸣。苗木上方流萤闪烁,好似随着乐声,翩然起舞,好一个热闹、优美又神秘的仲夏夜。

——徐仁修《仲夏夜探秘》